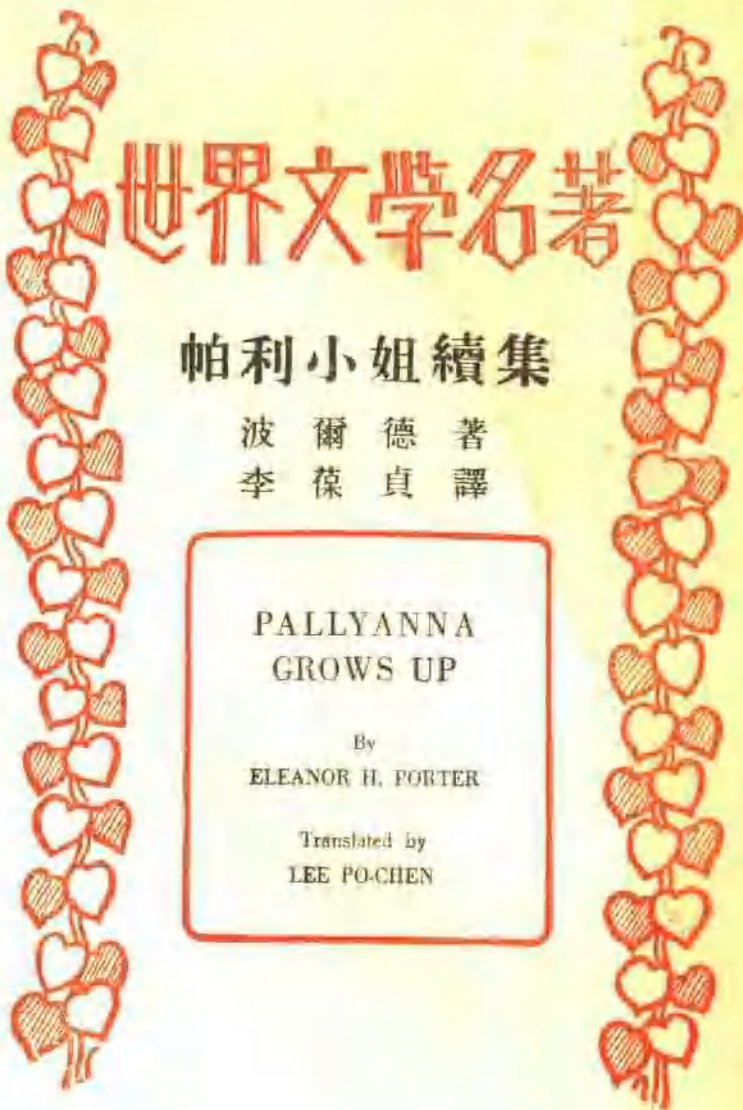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

帕利小姐續集

波 爾 德 著
李 葆 貞 譯

PALLYANNA
GROWS UP

By
ELEANOR H. PORTER

Translated by
LEE PO-CHEN

世界文學名著

帕利小姐續集

目次

第一章	黛娜吐心情	一
第二章	幾位老朋友	一四
第三章	一劑帕利安娜	三〇
第四章	卡太太和遊戲	四二
第五章	帕利安娜散步	五三
第六章	迷路	七四
第七章	新交	八五
第八章	吉米	九五
第九章	設計	一〇九

第十章	馬菲巷·····	一一九
第十一章	叫卡太太驚奇一下·····	一三二
第十二章	櫃臺後面·····	一四一
第十三章	計劃與成功·····	一五一
第十四章	妒嫉·····	一六五
第十五章	帕利姨着驚·····	一七三
第十六章	等候帕利安娜的歸來·····	一七九
第十七章	歸來的帕利安娜·····	一九一
第十八章	一件修改的事·····	二〇四
第十九章	兩封信·····	二一三
第二十章	付賬的客人·····	二二四
第二十一章	夏日·····	二三四

第二十二章	遊伴·····	二四三
第二十三章	『綁在兩根棍子上』·····	二五六
第二十四章	建米覺醒了·····	二六一
第二十五章	遊戲和帕利安娜·····	二七一
第二十六章	潘約翰·····	二八一
第二十七章	帕利安娜不玩遊戲的一天·····	二八九
第二十八章	建米和吉米·····	二九八
第二十九章	建米和約翰·····	三〇七
第三十章	潘約翰開鑰匙·····	三一五
第三十一章	最後的波折·····	三二二
第三十二章	有情人都成眷屬·····	三三六

帕利小姐續集

第一章 黛娜吐心情

有一天衛黛娜小姐三腳兩步的跨上國府路她姐姐家的臺階，隨即伸出一個急切的手指將電鈴按了一下。從那一頂翼翅兒的帽尖上起到平跟鞋為止，過身都表現出她的健康樣兒，能幹勁兒以及一種機警的決斷力。甚至於她對那開門的女僕所發出的音調裏也振動着的是生的喜樂。

『瑪麗，你早啊。我姐姐在家嗎？』

『卡太太是在家哩，小姐。』那女婢猶疑了一下。『可是——她吩咐下來說不見客哩。』

『是嗎？我不是客呀。』衛小姐笑了一笑，『所以她一定要見我。你別發愁，她要罵我抵着就是。』

又點一點頭算是叫她放心。『她在那兒呢——是在客廳裏嗎？』

『是的，小姐；可是——可是她吩咐過——』但那位衛小姐已經上了一半那寬闊的臺階，那女僕絕望的向後望了一眼，只好轉身而去。此時衛小姐已筆直的進了廳堂在那半閣的門上敲了一下。只聽裏面一種『幹嗎呀』的不耐煩腔調說道，『哈利，怎麼哪，我不是說過——哦，黛娜！』忽然聲音變了，調子裏一半是驚奇一半是愛。『個可愛的孩子，打哪兒跑來的呀？』

『是黛娜來哪，』那少女高興的笑着已自走了進來。『我跟別的幾個護士在海濱過了個星期日，現在回療養院去，路過這兒。我是不能待久的，我祇不過進來爲——』便在那女主人頰上親了一個吻。

卡太太繃了一下眉頭，冷冷的向後退了一步。一剎那間迸起的喜樂又已逝去，臉上只剩下常駐的不耐煩勁兒。她說道：

『哦，那當然哪！你能住這兒呀？我早就該知道了。』

黛娜聽說一陣大笑，還揮舞着兩隻手；但立刻之間她的態度與音調都改變了。她嚴肅而柔溫的眼光望着她姐姐說道，『露絲，親親，我不能——我就是不能住在這個屋子裏。你知道我是不能的。』

卡太太真弄上火來了，她道：『我就是不懂你爲甚麼不成！』

黛娜搖着頭答：『親親，你知道的。我對那一切的一切都是沒有同情心的：那陰森森的生活，沒有目的的人生，以及拘泥不化的哀苦傷悲。』

『但我是哀苦傷悲嗎？』

『你不應當。』

『爲甚麼不應當？有甚麼可以叫我快活的？』

黛娜作個不耐煩的姿勢，挑着她說道：『露絲，你聽着。你已是三十三歲的人了。你有好身體——至少你若肯好好的招呼——你一定有的——你又有充分的時間，又有數餘的錢。天下人誰也要說你應該找點事情幹幹，不該失神喪氣的坐在這墳墓似的房子裏交代傭人說不見客呀。』

『但是我不要見人嗎？』

『要我就勉強自己要。』

卡太太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轉過頭去。

「哦，黛娜，怎麼你總是不懂呀。我不能像你。我不能——忘記。」

少女臉上突然掠過一片痛苦的表情。

「你意思說——建米親親，我也沒忘記他。當然我不能夠。但是儘呆着發癡也不能就尋着他呀。」

「就好像這八年我除了發呆什麼也沒幹似的，」卡太太不由光了頭，聲音裏卻帶着嗚咽。另一個便趕快安慰道：

「自然你幹了親親。而且我們還得繼續的努力找尋，非得將生死存亡弄明白不可。但你這種樣子實在沒有用。」

「可是我不願意幹別樣的事嗎，」卡太太咕囁着。一分鐘大家都靜靜的不響。那少女坐着，只將一付難受，不贊成的目光望着她姐姐。最後，到底忍不住她說道，「我說一句話你可別見怪——難道你就打算長此這麼過下去了嗎？你已是寡居的人了；但你的結婚生活不過纔祇一年，而且你丈夫比你大得很多。那時候你比孩子大不了多少，那短短一年到如今也不過是一夢而已。憑甚麼

也不能就此毀了你一生呀！

『不，哦，不，』卡太太還是疲乏的咕噥着。

『那你應該常常如此嗎？』

『只要我能尋到建米，當然不能。』

『是的，是的，我知道；但露絲，親親，當真這世界上除了建米就沒有別的能叫你快活嗎？』

卡太太淡淡的嘆一聲道，『我實在想不出有甚麼能叫我快活。』

『露絲！』她妹妹忽然叫出來，似乎有點生氣，但斗然她又一笑，說道，『哦，露絲，露絲，我真喜歡

開一劑帕利安娜給你，我不知道誰還能比你更需要的迫切一些！』

『好罷，不管帕利安娜是甚麼東西，反正我不要就是，』她冷冷的說。『除此，你得記着，這也不是你那可愛的療養院，我也不是你的病人，可以隨意讓你調排着喫藥的。』

衛黛娜的眼睛已經跳起舞來了，但她的嘴唇仍然忍着不笑，她平靜的說，『親愛的，帕利安娜並不是藥咧——雖然我有時曾聽見別人叫她是補品。帕利安娜是個小姑娘呀。』

「是個小孩嗎？那我又怎麼能知道，」她姐姐仍然悲苦的答。「你總是叫我喫這樣喫那樣，而你又明顯的說的是一劑——一劑還不是藥一類的東西嗎？」

「好罷，帕利安娜也可以算得是一種藥，」黛娜笑着說。「而且，療養院裏的大夫們都公認她比任何藥劑都好哩。我告訴你，露絲她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她去年一夏天，一大半的冬天都是住在我們的療養院的。我看見她祇不過一兩個月，因為我到不久她就走了。但就是那短短一兩月已經足夠叫我給她迷住了。而且，整個的療養院至今還是戀着帕利安娜，玩她的遊戲。」

「遊戲」

黛娜古怪的笑了一笑，點頭道，「是的。她的『快樂遊戲』我永遠也忘記不掉那第一次她給我介紹遊戲的事實。原因是每逢星期二她該輪到一種很難堪甚至是痛苦的手術療治。我到後不久便派到我每次輪值。我真擔心，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知道別的孩子們都是鼻涕眼淚的，不哭還算好事。可是真叫我驚奇萬分，她居然笑嘻嘻的歡迎我，和我道好；而且信不信由你，她在受治療的時候，雖然我知道傷得她很利害，但她卻哼都不會哼一聲。」

『我想當時我必定說了甚麼表示驚異的話語，因為我記得她很熱切的解釋給我聽道，『哦，不錯，我一向總是那麼想的，當然我是怪怕的，但我一想到這就像南錫洗碗盥的日子一樣我就泰然哪，而且我更能够在星期二作頂頂快活的人，因為整整一星期之內決沒有第二個星期二呀。』

『怎麼，真古怪！』卡太太竊眉，心裏不大很懂得。『可是，我確信我不懂那裏面有甚麼遊戲。』

『是啊，起先我也不懂。後來她纔告訴我，原來她是個從小沒有母親，祇由一個在西邊作牧師的父親和婦女救濟會撫養大的，當她很小的时候，她心裏想一個洋娃娃，就盼望捐櫃裏有人送；但結果人家只捐來一對小拐杖。』

『當然那孩子哭了，於是她父親就教她一個無論在甚麼環境下都能找事情快樂的遊戲；他教他立刻就從拐杖開始，因為她事實上並不要拐杖，所以她應該快活。那就是快樂遊戲的開頭，她便一直玩到今天，帕利安娜說那是個可愛極了的遊戲，而且愈難玩的時候，趣味愈大，不過有些時候簡直難得利害，她曾經碰過幾次的。』

『怎麼，多古怪！』卡太太喃喃說着，仍然不完全明白。黛娜又點頭晃腦的說下去，『你要知道

那快樂遊戲對於療養院所發生的影響，你更要說那種話哩。安大夫說他聽人家講，她也同樣的將她本來的那個村子裏革了命。他認識齊大夫——就是和她阿姨結婚的齊大夫。而且，據說，他們兩人中間的婚姻也是她的功勞。她將他們一對吵過架的舊情人重溫舊好。

『你看，兩三年前，帕利安娜的父親過世了，他們便將這小姑娘送到西邊來給她姨母照顧。十月裏她被汽車撞傷，醫生說她一輩子不能再走路。到四月裏齊大夫將她送到療養院，她便一直住到今年三月裏——幾乎是一年。她回家時已完全痊癒了。你真該見識見識那孩子！她祇有一點不大快活就是她不能完全步行回家。據我所知道的，合鎮上的人都排了音樂隊攜了旗幟出來歡迎她。』

『但是你光談帕利安娜是沒有用處的。你非得見見她不可。所以我纔說我得開一劑帕利安娜給你。那準會給你一車子的好處哩。』

卡太太將個下巴一舉冷冷的說道，『對不起，尊意我不敢妄贊。我既不想革命，又無舊情人需要重溫舊好；如果有甚麼事情使我受不住的話，那便是『板面孔小姐』教訓我應該如何如何的』

知足。我永不能忍受——」但一串珠似的笑聲打斷了她的話。她妹妹快樂的說道：

「哦，露絲，露絲。甚麼『板面孔小姐』真好笑！——帕利安娜！哦，假使你現在能看見那孩子就好了！可是我早該知道。帕利安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了的。你當然又是不肯見她的。『板面孔小姐』倒不錯！於是她又是一陣大笑。但轉瞬之間，她又嚴肅的望着她姐姐，滿臉的困難之色。她懇告說：

「說正經話，姐姐，難道真就無法可想了嗎？你真不該將年華這麼一年年的消磨盡了。你就不能多出去出去——見見人嗎？」

「我不願意的時候如何有心腸應酬呢？我簡直是厭倦——人類了。你知道社會總是煩擾我的。」

「那麼你為何不試作別樣工作——像慈善事業呢？」

「卡太太作個不耐煩的姿勢。」

「黛娜，親親，這些事情我們從前都幹過的。我已拿出很多的錢——我已經盡了本分。事實上

我以為已經是過了分。我不願意將一切人都變成貧民。」

黛娜柔聲道，「假使你犧牲自己一點兒，親親。假使你對於身外的生活稍為發生一點興趣，那一定要幫很多的忙；而且——」

「喂，黛娜，親愛的，」她姐姐插上話來，「我是愛你，我也愛你來這兒；可是我卻不能受你的排揎。你自己儘管去作憐貧恤苦的天使好了，你自管去將冷水給人喝，將綳布包別人的破頭，以及一切的一切好了。或許你也能就將建米也那麼忘記了；可是我不能做那些事，只教我格外想起我可憐的小建米，不知他可有甚麼人給他冷水喝，給他包頭。除此，那整個的慈善事業就不對我的胃口，——一些良莠不齊的人都混在一起。」

「你曾經試過的嗎？」

「怎麼沒有，當然沒有！」卡太太的聲音是帶怒的責備。

「那麼你既然連試都沒有試，怎麼能知道？」年輕的看護一面問着，一面倦悶的立起身來。「親親，我該去了。我得到南火車站去和他們碰頭。車是十二點半開。我真抱歉若是我叫你生我的氣。」

說完她和她姐姐親吻道別。

卡太太嘆道，「黛娜，我並沒生你的氣；不過你幾時能明瞭我就好了！」

一分鐘以後衛黛娜已經穿出冷靜黯黑的廳堂又復回到街上。她的面孔，步伐，和態度都與半小時以前向臺階上跑的時候迥然不同。一切的機警，彈力，和生的喜樂都消逝了。她拖着沉重的腳步，約莫走了半條街，這纔斗然將頭向後面一直，長長的吸了一口氣，聳肩膀道，「那房子裏住一個星期準會叫我死。我相信就是帕利安娜也沒法兒對付那陰森的鬼氣。她唯一所能快活的事，除非就是她不會留在那兒。」

可是她這種懷疑帕利安娜能否叫卡太太改好的心思不久就證明已經改變了；因為那位看護小姐到了病院，不久便聽到一個消息，使得她第二天便又飛回五十哩外的波斯頓去。

她到了她姐姐家，發現環境仍然絲毫不會改變，就和她未走之前是一模一樣的。她姐姐不用說是驚異得了不得，她也不管，道過寒暄之後便直率的說道，「露絲，我一定得來，你這一次實在要讓我，行我的主意。你聽着！我想你若肯要帕利安娜來的話，這兒有個機會。」

但卡太太冷冷的截斷她說，「我就是不要她。」

黛娜似乎沒有聽見。她還是滔滔的說下去。「我昨天回家時，知道安大夫得到齊大夫的一封信，就是要帕利安娜的姨母的那位，你知道。好罷，他信上說他本人今年冬天打算到德國去，學一種特別的醫學，並且想帶他的夫人同去，如果他夫人肯答應讓帕利安娜進一個寄宿學校的話。但是他夫人不放心讓帕利安娜一個人住堂，他所怕她不肯去。你看，露絲，這是我們的好機會呀。我要你這冬天接帕利安娜來過，代她在近處找個學校。」

「黛娜，你這是甚麼討厭的主意呀！你想我還願意找個小孩來惹麻煩！」

「她一點也不麻煩人的呀。她已經有十二三歲了，而且她是個你從未見過的小能幹姑娘。」

「我不喜歡「能幹」的孩子嗎？」卡太太還任性的辨——但她笑了也許就因為她這一笑，

她妹妹方有勇氣更堅決的求她。或許是因為突然的請求，或許是因為新奇。或許是帕利安娜的故事有點感動卡太太的心。或許祇因為她不忍拂她妹妹的懇求。總之，不管因為甚麼罷，半小時以後黛娜匆匆告別時已經得到卡太太的允許可以接受帕利安娜住在她家。